

“当我忘记故乡的时候，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记；当我忘记了故乡的语言，故乡的民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

裕固族姑娘在表演极具特色的裕固族歌舞

走过历史长河的裕固族民歌

■ 文·图 / 刘海霞

裕固语称民歌为“叶尔兰安”，它是裕固族民间音乐中主要的艺术形式，也是裕固族人最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，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，因此裕固族民歌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民族特点。裕固族人宜农宜牧、以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使裕固族民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它伴随着人民的生活，分担着牧民的辛酸和苦难，也分享着他们的欢乐和幸福。裕固族民歌在裕固族人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在裕固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：“当我忘记故乡的时候，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记；当我忘记了故乡的语言，故乡的民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这就是裕固族，一个用火热情怀去拥抱生命、拥抱音乐的民族！他们用歌声吟唱着希望和幸福，在歌声中一路走来。

公元840年之前漠北时期：
裕固族先民民歌的产生期

裕固族是古代回鹘人的一支，

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的敕勒人（高车人）、秦汉时代的丁零人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人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大小聚会时都要唱歌跳舞。据记载，北魏文成帝时期，“五部高车合聚祭天，众至数万，大会走马杀牲，游绕歌声忻忻，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。”这样空前的盛会，敕勒人乘着高车，唱着优美的牧歌，行进在草原，就是在今天看来，也是极为壮观。流传很广的一首敕勒民歌《敕勒歌》，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兴旺发达的景象。它既是裕固族先民敕勒人的民歌，也是中国古诗歌中的重要典范。这首歌的曲调已经失传，但脍炙人口的歌词已家喻户晓：

“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这首民歌的歌词豪放而又质朴，充满意境的语言与生活的气息结合在一起，琅琅上口。歌词格律特点是每节二句，押韵以押尾韵为主，两句一韵。

到了漠北回纥时期，裕固族民

歌又有了进一步发展，据史书记载，当时的回纥人非常喜欢唱歌。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玛合木提喀什葛里于1072～1077年间，在深入民间，广泛采集民间传说、歌谣、故事、谚语的基础上，编写了一部《突厥语大辞典》，这部书中记录了当时许多民歌，从内容来看，其中不少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这些民歌分每节四行和每节两行两种。755年（天宝十四年）唐朝发生安史之乱，回纥可汗曾于757年和762年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叛乱，收复长安、河北各地。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回纥助唐收复长安的民歌，大概意思是：“八月十五日才圆，新媳妇儿送人难，解下玛瑙一小串，颗颗玛瑙泪连绵，收复了长安洛阳，奔完了唐家疆场，舍去了韦纥丈夫，泪洗我回纥柔肠……”。

公元840年至16世纪初：
回纥民歌艺术的逐步发展期

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以后，回纥人迁徙到了甘州、西州两地，迁

徙到西州的回纥人以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政权。回纥人与吐鲁番的原住民族经过长期的文化艺术的融合,产生了回鹘音乐文化。现已发现用回纥文记录的吐鲁番民歌包括亲人歌、田园歌、颂歌、挽歌、情歌、格言歌、劝喻歌等多种。从句式来看,除有以四句、二句为一节的民歌之外,还有三句一节和七句一节的,后两种形式每句音节数多少不等,近似于汉文诗歌中的长短句。可见当时的曲式已比漠北时期更加丰富多彩。综合史料考证,这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应该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,是文化艺术较为繁荣的时期,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民歌作品,但乐谱资料大都没有流传下来。

16 世纪初至 1953 年： 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活跃期

这一时期裕固族传统民歌流传的数量非常多,民歌体裁也是丰富多彩,其中有些传统民歌流传至今已经成为裕固族民歌中的经典作品。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裕固族民间歌手,他们

在全国、省、市、县里的各类演出和比赛中频频获奖,为裕固族民歌的发展与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每逢重大节日和各类文艺活动,裕固族歌手们就会唱起极富民族特色的古老歌曲,在他们看来这些传统民歌是民族文化的象征,是历史的见证。最能体现裕固民族特色的叙事歌《西至哈志》、《黄岱琛》、《萨娜玛克》直到今天对裕固族人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力,尤其是记载了裕固民族迁徙史的民歌《西至哈志》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以及史料价值。人们唱起这些歌的时候都会被歌里的情绪所感染,充满着对民族历史的缅怀以及对故乡的眷恋之情,以至于常常边唱边流泪。除此之外,还有牧歌、情歌、劳动歌、风俗歌、婚礼歌等民歌体裁。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歌有《裕固族姑娘就是我》、《奶绵羊羔歌》、《紫红的檀香》、《敬神歌》、《戴头面歌》。

1953 至 1990 年： 裕固族民歌创作的多产期

裕固族的创作歌曲主要产生于

解放以后的 40 年内,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裕固族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,音乐的发展和繁荣也不例外。当时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和专家,不辞辛劳、不为猎奇而扎扎实实地深入裕固族千里牧场,翻山越岭,爬山涉水,头顶烈日,走家串户,搜集、整理、挖掘裕固族民歌,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裕固族歌曲。这些歌曲不但在群众中流传、演唱,有的还发表在国内的许多音乐刊物上,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,有的在全国汇演中、比赛中获奖,同时还通过电视、广播介绍到国外。这些成就无疑对裕固族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其中最值得提及的就是杜亚雄教授,他收集整理了几几乎所有的裕固族民歌,并创作了《为了幸福的明天》等裕固族歌曲,杜亚雄教授对裕固族民歌大范围的搜集、记录以及对民歌深入的理论研究引起了社会乃至世界的关注。此外,卜锡文教授也搜集了许多裕固族民歌,并发表了数篇研究裕固族民歌的论文,为研究裕固族音乐作出了贡献。李德辉、巴九录老师积极地创作、改编裕固族民歌,其中不少作品在省里和全国的比赛中获奖,成为经典歌曲被人们传唱。如巴九录作曲、多红斌作词的歌曲《裕固族姑娘人人爱》,在甘肃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音乐作品评奖中获歌曲创作奖。这一时期在裕固族歌曲创作方面取得明显成果的还有梅加林(满族,甘肃省作曲家),他创作了《褐子献给毛主席》(60 年代)、《裕固人迎来美好的春天》(70 年代)、《裕固草原换新颜》、《裕固族幸福哪里来》(80 年代)等歌曲。其中《裕固族幸福哪里来》在 1983 年获全国“民族团结征歌”三等奖;《裕固人迎来美好的春天》和原树勋词曲的《裕固族儿女庆丰年》两首歌在甘肃省庆祝建国 30 周年文艺作品评奖中获得了二等奖。



康乐乡第三届裕固民俗文化艺术节

1990 年至今：
裕固族传统民歌的低谷期与
新创作歌曲的发展期

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，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生存状况逐渐受到了威胁。不利于裕固族民歌生存发展的因素很多，如能演唱传统裕固族民歌的民间歌手越来越少，由于他们多年不唱，大部分传统民歌已经遗忘，能完整演唱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间歌手已经凤毛麟角，裕固族民歌在近十几年中流失的数量是巨大的。而年轻人由于受到流行音乐等外来音乐的影响，无心学习本民族民歌，使裕固族民歌处在仅能依靠现有的中、老年歌手来维持有限的民歌数量、而年轻人无人问津的低谷期。

但同时令人欣喜的是，这一时期在裕固族歌曲创作方面成绩非常显著，尤其是近 10 年来，甘肃省、张掖市以及肃南县的很多文人、作曲家都显现出了积极的创作热情，致力于裕固族新歌曲的创作并且有了很大的成就。较有影响力的有巴九录老师作曲的《梦中的西至哈志》、《马蹄寺神游》、《裕固萨尔》、《圣洁的雪莲》；李德辉老师作曲的《牧人》、《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》（这首歌是中央电视台于 2001 年元旦“迎接新世纪”专题文艺晚会甘肃省入选的惟一节目）、《相逢在肃南草原上》等；丁师勤老师作曲的《山歌越唱羊越多》、《裕固新歌》、《把祝福带回家》、《我爱家乡的红枣林》、《历史不会忘记》、《祁连山黑河水》、《祁连山之歌》等；此外还有我国著名作曲家张千一专门为裕固族人民创作的歌曲《家园》。这些新作品向世人展现了裕固族浓郁的民族风格、鲜明的民族特色，向人们展示了裕固族新时期的风情风貌，也充分体现了裕固族人民对家乡真挚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。

贺《朱守道书法选》出版

■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 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 刘 艺

吾友朱君守道 20 世纪 80 年代初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。该校以鲁迅先生曾经任教及与海外华侨关系密切而驰名中外。所育英才络绎不绝，守道即是其中之佼佼者。毕业后上调国家教育部工作，后转中共中央宣传部供职，现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司长。名校出身，并历练于中央部委二十余年，养成勤奋好学之习惯。尤其对学生时代即已倾心之书法，更是研习不辍，又能就近求教启功先生等前辈书法家，因而书艺日进。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展及中青年书展，于书法界早已崭露头角。

守道之书以楷行草体为主，经多年探索，已形成个人面貌。其一是，结字方正、造型别致。将楷书之方正与草书之欹侧恰当融和，一望可知是守道之手笔。其二是，点画厚重、墨色饱满。尤其对联作品更是字字漆黑、端庄凝重，似乎千钧之力亦难撼动。

观赏守道大字，立即想起清人

伊秉绶之隶书，虽书体不同，但厚重之势一脉相承。守道与伊秉绶同为八闽人士，受本省前贤影响更为直接，更合情理。今日书坛以纤巧取胜成风，呼唤雄强宁非当务之急耶！守道以大笔纵情挥洒，快哉，壮哉，书法真意尽在其中矣。

书如其人。守道之书厚重少文，其为人也忠厚真诚。尊敬长者，友爱同侪，为其一贯作风。由于人品书品俱佳，1999 年被评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首批“德艺双馨”会员，2007 年又获“中国书法家进万家行动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成就诚可贵，创新价更高。守道正值鼎盛之年，前途无限，诚宜不断求索，以扩展创作空间。若能行草剥离，向雄强之大草迈进，定可跨上新高度，步入新境界。届时敝人当跂予望之刮目视之矣。欣闻朱守道书法作品集出版，谨以此文代序，兼致贺忱。

戊子孟春于醒庐

